

WARREN REED

CODE CICADA

蝉暗号

[澳] 沃伦·里德 著 尤 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ARREN REED
CODE CICADA
蝉暗号

[澳] 沃伦·里德 著 尤 舒 译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张双子
责任校对:刘越难
封面设计:常 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蝉暗号/(澳)里德 著;尤舒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01-013351-5

I. ①蝉… II. ①里… ②尤…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597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1096

蝉 暗 号

CHAN AN HAO

[澳] 沃伦·里德 著 尤舒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75

字数:302 千字

ISBN 978-7-01-013351-5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此书献给努力为改善自己和国家而工作的忠诚的澳大利亚
广大民众。这是一个讲述多数人是多么容易被极少数人欺骗的
故事。

作者的话

这本书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代表，也没有试图去代表现实中的某个人，不论是生者还是逝者。

这本书的灵感来自 1995 年 5 月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涉及 ABC 电视台和《悉尼晨报》上有关所谓在堪培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生的窃听事件，以及澳大利亚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为压制有关所谓合作细节报道所做的无效努力。尽管这种公开报道揭示了一些和报道内容多少有些相似的事件，但书中的每个角色以及那些不公开的事件都是虚拟的。

目 录

第一章	I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7
第四章	42
第五章	64
第六章	87
第七章	107
第八章	130
第九章	163
第十章	195
第十一章	224
第十二章	261
第十三章	283
第十四章	304
第十五章	317
第十六章	330
第十七章	344
尾 声	356

第一章

悉尼，1995年4月12日

“欢迎光临，芬东女士，”张文涛微笑着对这位软件执行官说。

然后他又转向另一位客人——一位印度籍澳大利亚商人，这人已经向他伸出了手。张瞥了一眼这人的名片，“噢，古帕塔先生，非常高兴见到你。”

尽管一切都是机械和本能的反应，但张文涛的言行举止却是完完全全的外交风度。这是他本周内第五次如此接待客人，因此应付这种会面他已感到身心疲惫了。

很多人来参加张先生为迎接中国福建省贸易代表团举办的酒会是件非常能够理解的事情，但和往常一样，事情总是有些不对劲儿。当晚天空阴沉沉的，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的空调又出了毛病，好在没有人磨蹭到八点，张先生也就可以按时回家赶上他想看的电视节目了。

张文涛是个为中国外经贸部工作的真正的贸易官员，也就是说他与情报之类的事情毫无关系。张最初学习人类学，然后又学习经济专业，是个可以吸引许多人围在他身边的社交高手。

这时一个着浅色西装、系着绿色领带、衣冠楚楚的中年澳大利亚人

走近了张文涛，他们之前曾见过几次面。尽管这位彼得·菲利普斯先生自称自己曾是位搞贸易的官员，但张怀疑他是为某个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他们都有喜欢武打片电影的嗜好，张曾经拿过体育项目的冠军，而菲利普斯对这一话题总能谈出些有趣的事情。

这位澳大利亚人递给张一个小包，“这是你想要的录像带。”

张文涛笑了，他很高兴得到这个礼物。这可是新发行的1968年经典武打片《女侠》的三小时数字版影像带，是那种宽屏的、很难搞到的带子，张文涛向菲利普斯表达了谢意。

“嗨，”菲利普斯接着说，“我有事儿要告诉你。”

从他的表情上张文涛明白，不管菲利普斯要和他谈什么，但肯定比有关武打电影的事情要严肃得多。“你能再等一下的话，”张文涛对菲利普斯说，“我就可以开溜了。”电视节目不得不晚些时候看了。

菲利普斯点了点头，“别着急，我可以在外面等。”

饭店房顶上吊扇吹来一股柔柔的凉风，吹干了张文涛衬衫里的汗水，也带走了他的疲惫，四十四岁的他长着一张圆脸，一头短短的乌黑直发皇冠般地竖在如同小男孩一样的头上。他是个坚定又灵活的人，这是他第二次被派到澳大利亚任职了，他很了解这个国家并能愉快而自然地与当地人打交道。

菲利普斯情绪不错，成龙和李小龙总会使人对他们进行一些比较，他们一个是香港导演胡金铨影片《迎春阁之风波》的坚定护卫者，而另一个是毛复静的疯狂粉丝。

“哇！那些高踢腿简直太美妙了！”菲利普斯说。

张文涛没有理由不同意这种说法，但他迫切想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要同他谈什么。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花招，他瞟了一眼手表，这一瞟就把菲利普斯拽回了他们谈论的主题上，这时他们几乎已经干掉了一瓶酒。菲利普斯忽然开始问起了张正在写的一篇参考报告，这应该是一篇秘密

报告，一篇有关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贸易的报告。

对张表现出来的愠色，菲利普斯报以安抚的微笑，“别那么紧张地发疯嘛，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

张文涛皱了皱眉头，说：“说到我的报告，一切进展顺利，但无论如何此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他停顿了一下，“我现在想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菲利普斯深深吸了口气，然后又叹了口气，很快地说：“你们在堪培拉的使馆被窃听了。”

“但我认为，我们几周就检查一次。”张意识到他除了承认这个事实之外别无选择。

“我知道，但你们还是被窃听了。”

“你肯定吗？”

“相当肯定。”

这时，张文涛的脑海里闪过两个念头，一个是菲利普斯就是实打实地给送来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另一个想法是菲利普斯本身就是一个密探，他过来是想证实中国悉尼总领馆里真实的保密工作。

“你知道，整个事情是这样的，”菲利普斯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一直在你们堪培拉的新馆舍内安置窃听设备，这事在几年前开始建新馆舍的时候就开始了。”

“真的吗？”仔细琢磨着菲利普斯，张文涛在想，这事听起来太可怕了。

尽管张是一个纯粹的贸易官员，但他之前还是按规定接受了国家安全部最基本的有关间谍方面的培训。这种训练培养，教会他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面部和手部动作，使别人无法像读书一样读懂他的脸和手。现在他的直觉告诉他，菲利普斯不是在开玩笑。

“事实上，你们使馆上上下下都被光纤掌控着，”菲利普斯犹豫着选择了技术术语并扬起眉梢来确认张文涛是否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张文涛

点点头。

“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了所有的硬件，所有的尖端设备。”菲利普斯说。

张文涛客气地笑了笑。

“我们自己不可能做这种事，”菲利普斯接着说，“所以这事一直是合作进行的，现在也是。”

张文涛选择了沉默，他急于知道这个故事余下的内容，他脑子里飞快地产生着许多其他想法，但这些想法要等会儿再说。

这个澳大利亚人压低了声音说：“我本人之前在情报系统任职时就参与了这件事。”一丝微妙而又确定的微笑掠过他的面孔。

张文涛想，菲利普斯的这话肯定为这个故事增加了某些内容，同时也就是承认他自己参与了这次间谍游戏。

“但运作有点失败，”菲利普斯说，“和美国人希望的成功相差甚远。”他笑着，“当然，但你们搬进这地方并做了一些改动后，这些设备就彻底瘫痪了。那些建筑用起重机使美国国家情报局安装的设备毁灭一空，但个别设备还有用，我们仍在往里安装一些有用的东西。”

这时张文涛对相信这一故事的真实性已经有了准备。菲利普斯急着继续讲述这一故事的其他方面，讲述所有需要说明的细节，但也许这还要等一等。因为现在张文涛更感兴趣的是菲利普斯在这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所以你是为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工作了？”张文涛问道。

“噢，不不不，我为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工作。这是我们的对外机构，我们的中央情报局。”

“但你名片上写着是领事……”张文涛想听听菲利普斯会如何回答这一问题。

“啊哈，那东西是我用来应付外交场合的，就和你的一样，当然这也没什么错。”

“很正常。”

张文涛这时有一股冲动想问问菲利普斯为什么要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他自己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非常敏感的故事，但他打住了。他的思维理念以及他受到的训练和具有的经验告诉他，沉默往往是更锐利的质问工具。然而，这种不惑肯定在他脸上流露出来了，因为菲利普斯已经捕捉到了这点，并使他感到要努力向张表示出他的善意。

“很明显你们李大使非常赞赏你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他也赞同你有关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长期伙伴关系的观点，他对你上周二会上激动地讲述这一观点感到很满意。”

张文涛感到非常不解，这可是他目前正在为国内北京办的最机密、最谨慎的事情。“他妈的，”张想，“难道还有这人不知道的事吗？”

“大使希望你能在本周末前将你报告草拟稿发回去。”

张文涛挖苦地笑了笑，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但菲利浦斯还没有说完。

“之前你曾参与了你们大使的弟弟李彦斌（音译）及家人的访问，你是知道的，大使的胞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而且他还希望能够在澳中羊毛贸易中占一份额，分一杯羹。”

张文涛知道这信息不会是从被窃听的电话上暴露的，因为他记得很清楚，这是十几天前的一次专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当时他正在堪培拉使馆出差。那天在他与大使会面以后，他曾和使馆一位同事在其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钟头。

现在坐在饭馆里的这两个人都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菲利普斯打破这种沉默，他盯着张文涛，“你还怀疑我是谁，还怀疑我给你讲的故事吗？”

“不，我不怀疑，我相信你。”

菲利普斯笑了。他注视着张的眼光也变得柔和了，这说明张文涛的相信就是他所求的，他的眼睛比他的语言更说明问题。张文涛再次感到

这人的魅力掩饰了他所谈事情的严肃性。

菲利普斯往前坐了坐，更热烈地继续着他的话题。在张文涛看来，尽管菲利普斯在揭示一件表白他自己可怕罪行的秘密，但他却很轻松。菲利普斯解释了他的行为，张文涛专心地听着，但不发表看法。让事情顺其自然发展和注意弦外之音会让人了解更多的内容。这可是一种技巧，是张文涛从一本名为《情报人员储备工程手册》的风趣讲义上学到的技巧。这本他接受基本间谍训练时的讲义告诉他，如果你要答案就没有必要问问题。

“你看，”菲利普斯接着说，“这件窃听事件真正让我们不安的是我们的低三下四和献媚。我是说，在世界毫不在意的情况下，我们让美国佬控制了我们得到的所有情报。这应该是‘合作’，但完全是件荒谬可笑的事，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佬们传回来的东西。”

张文涛同情地点了点头，这似乎鼓励了菲利普斯继续讲下去。

“这事已经触犯到了澳大利亚国家利益，而你却见不到这里的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反对。”

这时张文涛已经感到菲利普斯的论点是有道理的，如果事情可以这样预测的话。他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澳大利亚人是如何将其对国家的福祉利益和他自己所从事的背叛行为协调一致。张文涛曾经怀疑那些如此这般地出卖灵魂的人的脑子里不知为什么会装满了残酷的自相矛盾的东西，他个人是非常厌恶憎恨任何一种背叛行为，但他同时对这种行为的心理状态非常感兴趣，也想了解这些人过去和现在的经历中的有哪些使得他们在脱离其效忠对象的同时仍为其服务的因素。

菲利普斯开始向张解释说，他一直认为中国将在二十年内成为这一地区的主宰力量，又说：“我们这样掺和在窃听事件里是在玩火，在冒着被认为是美国在亚洲的哈巴狗的风险。上帝才知道，如果我们澳大利亚被贴上了美国哈巴狗的标签后，需要几代人才能收复失地。”

张文涛感到，很明显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他说的和他做的是相互矛

盾的，如果他自己的背叛行为暴露了的话，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如此使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哈巴狗。

在喝完第二瓶基督泪水酒（Lacrima Christi）后，这两个人都感到飘飘然地陶醉了，张认为他该问几个问题了。他认真地给菲利普斯斟满了酒杯，而给自己倒了一点点。

“我想问问你，彼得，”张文涛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首选我来通告这件事呢？”

菲利普斯漫不经心地把领带扯下来，甩在椅子背上。

“嗯，如果你要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我就告诉你。因为我认为我需要在你们那边找一个我可以信得过的人，就这么简单。你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菲利普斯苦笑着盯着张文涛，就像在挑战张文涛，看看张是不是会否认他刚才做的评价。其实张文涛是想否认，但直觉告诉他先别这样说，起码目前不要这样。

“谢谢。”张文涛说。

菲利普斯似乎对这一答复很满意。“你看，”他说，“在高级间谍工作中最主要的是联络沟通和敏感。你必须敏锐地感觉到人们话语的深层意思，否则就不可能传达信息。这就是一切，而且人们总是在这样做。”

“毫无疑问这是对的，”张文涛想，脑海里闪过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和他的家庭所遭受的痛苦，与这相比，菲利普斯的经历显然就逊色多了。

谈到情报工作人性的一面使得张文涛琢磨起这个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人这样做是想要什么回报呢，但他知道引入这个尴尬的话题可能会引出一个他不能够完成的任务，所以也许还是不碰这个话题为好，同时张文涛感到他们的谈话也应该结束了。觉得菲利普斯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张看了一下手表。

“是啊，我想我们该走了。”这澳大利亚人注意到张的动作。

“坦率地说，”张文涛笑着回答，“时间是够长的了。”他伸手拿起他放在地上的提包，把菲利普斯送他的《女侠》录像带从里边拿了出来。“彼得，就为这录像带，我也真的要好好谢谢你。我好几次想从国内找到这录像带，但都没找到。”

“噢，不用客气，一点都不麻烦。”实际上这录像带是菲利普斯叫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在香港的部下搞到的。

张文涛让服务员过来结账，而菲利普斯似乎也没有表示要均摊费用的意思。

在他们等服务员过来结账的时候，“彼得，你的兴趣现在……”张文涛问，“你有次告诉我你集各种鱼还是什么？或是青蛙？”

“啊，实际上是昆虫。”菲利普斯眼睛亮了起来，“这是我一生中的爱好之一，从孩提时代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像甲虫、知了、蝴蝶之类的昆虫。”

张点了点头，心想：“这是个什么人啊？他就像一个有着一层层皮的洋葱，你会感到你永远也看不到他的内心深处。”

“彼得，你看，你是知道的，我必须向大使汇报这件事。我明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他从墨尔本出来经过这儿的时候找他，也许你我可以明天晚些时候再见面，我就可以告诉你大使对我们一起做这事儿的看法”。

“我看可以呀。但你可要小心，千万不要打电话通告任何信息。”

“当然不会。相信我，我会把你的安全利益放在心上，这点毫无疑问。”

他俩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悉尼中国城一家他俩都知道的饭馆。

随着会面的结束，张文涛感到兴奋，还有迷惑，甚至有些疑惧。菲利普斯是个矛盾重重的人，他很尖刻，很警觉而且很会算计，但同时他

又有一种一下子就能吸引人的热情。但张不断地告诫自己，其他人会问为什么菲利普斯会做这种事，他想要什么回报。

当晚张文涛还有许多事要做。

当他回到领事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10 : 20 了。在回来的出租车里他想了很多很多，对下面一步步的做法也很明晰了。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急，要有条理。其次，让最重要的人物——大使、总领事及主管当地情报工作的高纯知道现在出事了。第三，处理此事时一定注意安全，要谨慎。

张文涛之前曾处理过紧急事件，但和这次不一样。当他溜进这楼的时候，他想，对国家安全部来说，这事有了基本间谍案线索的所有迹象。

尽管张感到此事的压力，但他对菲利普斯给他一生带来的这一奇遇或称冒险感到欣喜若狂，他从来没想到这种事居然这么有意思。

第二章

东京，4月中旬

格雷格·梅森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着手里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他和妻子普鲁的照片，普鲁几年前患乳腺癌去世了。这张照片是一个春天在京都拍的，照片背景是若隐若现的清水寺，这座巨大的木质建筑物耸立在山谷那边的山脊上，樱花密密麻麻地覆盖着清水寺下面的山坡，这清水寺就如同漂浮在这片花海中的一只船。照片上的梅森和普鲁开心地笑着。那个请来为他们照相的日本人曾开着玩笑讽刺他们说：“我可不喊‘茄子’，因为我受不了你们俩这样子。”

在这个古都的逗留是令人高兴的，梅森的一个朋友安排他们在他自己那个非常传统的家中小住了几天。普鲁被这房子的悠久历史和房子里的精美艺术作品深深吸引。总的来说，京都给她的影响与其他任何一个城市的影响都大相径庭。现在，当梅森仔细端详着普鲁的面孔时，他发现自己再一次被她那生动的蓝眼睛以及这个固执、陈腐的英国女人所散发出来的金发碧眼北欧人的特征所吸引。

“在被病魔慢慢地吞噬掉以前，她是多么健康啊，”梅森回想着，“我们怎么会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又是多么憔悴

和瘦弱。直到现在，这些情景仍使梅森感到心碎。

尽管梅森在普鲁去世后很多次来到京都出差，但只有这次不知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住进了他与妻子最后一次来这里住的大仓酒店的同一个房间。

梅森看了看床头控制板上的时钟，刚刚早晨十点，在他前往附近的松友公司开会前他还有许多时间。四十一岁的格雷格·梅森在悉尼是能源及资源顾问，这是他在七年前离开澳大利亚情报局即开始从事的工作。最初情报局忙着把他招在麾下是看上了梅森的背景。梅森出生在神户，他那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澳大利亚军队审讯员，同时也是位日本语言学家的父亲在神户经营着金属进口生意。梅森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但也出生在日本，她的父亲是横滨地区一个外国人社区的医生。太平洋战争时期，梅森的母亲也曾在夏威夷工作，准备那些撒放到日本去的美国传单。青年时期的梅森在日本接受教育并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

之后，梅森又在台北打理他父亲在那里的分公司业务。由于他对语言的敏感天赋，很快他的中文水平就和他日文的写作及交流水平一样娴熟和精通了。最终，他在他父亲的家乡悉尼定居下来，而在悉尼他发现自己比大多数和他年纪相仿的澳大利亚人要成熟。他很自信，尽管他也尊重别人。刚开始梅森认为澳大利亚是一个令人费解和非常散漫的国度，但他很快就改变了这种看法。尽管出生在国外，梅森对澳大利亚非常忠诚。日本赋予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而澳大利亚情报局也正是因为嗅出了梅森的这种特性并非常看重他对亚洲的了解，因此很快将他招募进来。梅森的黑色头发和黄褐色的皮肤使他在这一地区比其他外国人更容易与当地融合在一起。

梅森在情报局度过的日子是愉快而有成果的，并且他的成绩也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赞赏和认可。但在雅加达，一切都变了。情报局雅加达站站长马丁·克拉克很嫉妒这个年轻人，因此使出浑身解数来打击、破坏